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老人与海 父与子 觉醒



远 方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著

付 峰 译

老 人 与 海

墨西哥湾流中有一条由南向北的大海流，老人长年驾着他的小船独自在湾流打鱼。大海的脾气可没有那么温顺，波浪涛天是常有的事，可老人总能征服它。

一连八十四天了，老人连一条鱼也没抓到。头四十天里还有个小孩跟他一起出海，因为没有收获，孩子的父母让男孩上了另一条船。第一个星期，孩子就捉到三条好鱼。

老人仍然每天早上独自一人划船出海，傍晚划着空船回来。渔民们都说他交了倒霉运。小男孩很同情他，也很爱他，因为他教会了孩子捕鱼。孩子总是去帮他拿钓丝、鱼钩、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那是一张怎样的帆啊，千疮百孔，用面粉袋补了又补，真像一面标志着失败的旗帜。

老人真的已经很老了，他的后颈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显得消瘦憔悴。他的腮帮上长着褐色的肉瘤，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他的双手上有很深的旧伤疤，那是长年用绳子拉大鱼留下的岁月的印记。他的周身的确显得苍老，但那一对像海水一样蓝的眼睛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黯淡，它们是愉快的、倔强的、不服输的。

“桑提亚哥，”他俩从系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家里挣了一点钱，我去跟父母说说，让我再跟你一起出海。”

“不，”老人说，“你好不容易碰上了一条走好运的船，还是跟他们一起出海吧。”

“但是，你该记得，我们曾连续八十七天没捉到一条鱼，后来连续三个星期每天都捉到大鱼的吗？”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没有信心才离开我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爸爸叫我离开你，我是个孩子，得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人说，“这是合乎情理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的，”老人说，“可是我们有，你说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您到海滨酒馆喝杯啤酒，然后我们把鱼具一起扛回家去，行吗？”

“太好了，”老人说，“我们打鱼的是一家人啊。”

他俩坐在海滨酒馆，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一点也不生气。那些年老的渔夫望着他，心里替他难过。但是，他们并未流露出来，只是随意地谈论着海流，讲述他们把钓丝送进多深的海水，持续很久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所见所闻。这时，交了好运的渔夫们都回来了，剖开马林鱼，把它们摆放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摆摆地送到制鱼场，在那儿等着冷藏卡车把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捕到鲨鱼的人们把鲨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腌制厂去，用带钩的滑车吊起来，清除内脏，割鳍，剥皮，把肉切成一片一片，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隔着海湾的鲨鱼加工厂吹来一股味道，今天刮南风，随风而来的只是淡淡的一丝气息，阳光照着海滨酒馆，天气已是十分可爱了。

“桑提亚哥，”孩子说。

“呃，”老人回答。他正抓着酒杯，回忆好多年以前的往事。

“要我弄点你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吗？”

“不。去玩你的垒球吧。我划船还行，罗吉利奥会帮我撒网的。”

“我还是想去。就算不能跟你一道打鱼，我也想替你多做事儿。”

“你已经请我喝啤酒了，”老人说，“你现在已是个大人了。”

“你头一次带我上船，那时我多大？”

老人与海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的时候，那家伙险些把船撞得粉碎，你也险些送了命。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呼呼地扑打着，船上坐板也裂开了缝，还听到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猛推到船头上放湿钓丝卷儿的地方，我觉得整条船在颤抖，又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好像是在砍一棵树，还有，我浑身上下都有一股新鲜的血腥味。”

“你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曾告诉你的呢？”

“打我们头一趟一起出海的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那双虽遭日晒风吹，但目光坚定的眼睛慈爱地望着他。

“你要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准会带你出去冒险。”他说。“可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眼下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了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好吗？我还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拿四条鱼饵来呢。”

“今天我自个儿还有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用盐腌上了。”

“还是让我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有消失过，现在又像微风初起时那样的明朗、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就两条吧，”老人答应了，“该不是偷来的吧？”

“偷我也愿意。”孩子说，“不过这些可是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真够天真，不捉摸是什么时候自己已变得这样谦卑。但是，他知道他已变得谦卑，这不是丢脸的事，也并没有给真正的自尊心带来什么损失。

“照这样的海流，明天会是一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到哪儿去？”孩子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驶向远方。等风向转了，就顺风回来。我想天亮前就出发了。”

“我想叫我的船主人也驶向远方，”孩子说，“这样，你要是能抓到了一条真正的大鱼，我们就可以赶去帮你了。”

“他可不愿意把船开得很远。”

“是啊，”孩子说，“不过我会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我看到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就会叫他去追海豚。”

“他的眼睛这么不行吗？”

“简直是个瞎子。”

“这就怪了。”老人说，“捉海龟才伤眼睛的，他可从来不捉海龟的。”

“你在摩斯基多海湾捉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睛还是好好的。”

“我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啊。”

“可是，你现在的力气还能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是可以的。再说还有许多诀窍呢！”

“我们把用具拿回家吧，”孩子说，“这样我去拿渔网捉些沙丁鱼来。”

他们把用具从船上捡起。老人扛着桅杆，孩子抱着木头盒子，盒子里面装着盘在一起的、编得很硬的褐色的钓丝、鱼钩和带把子的鱼叉。盛鱼饵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给藏在船梢下面，那根棍子是等到把大鱼拖近船旁边时用来把鱼打晕的。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用具，不过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钓丝带回家去妥当些，再说，这些东西沾了露水也不好。老人虽然深信当地不会有人偷他的用具，但是，他还是觉得把鱼叉和鱼钩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俩沿路来到老人的茅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把盒子和其他船具搁在桅杆旁边。桅杆

老 人 与 海

差不多有茅棚的一间屋子那么长。茅棚是用大椰子树的坚硬的苞壳，一种叫作海鸟粪的东西做成的。屋子里有一张床、一张饭桌、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用带有硬质纤维的“海鸟粪”的叶子压平后叠盖而成的褐色的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挂着一幅柯布雷圣母图。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曾经悬挂一幅他妻子的彩色照片，后来把它取下了，因为看了觉得有点孤独凄凉。如今用一件干净衬衫包着放在屋角的架子上。

“你想吃点什么？”孩子问。

“一盆鱼拌黄米饭，要吃点吧！”

“不。我回家去吃。我替你生火好吗？”

“不。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我已习惯吃冷饭了。”

“我去拿网好吗？”

“当然好了。”

其实并没有网，也没有所说的一盆鱼拌黄米饭。孩子还记得是什么时候，他们把网卖掉的。可是，他们每天都要编一遍这样的谎话。

“八十五是一个吉祥的数目，”老人说，“你想看见我捉到一条净重一千多磅的鱼吗？”

“我拿网去捞沙丁鱼，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

“好的。我有昨天的报纸，看一看垒球的消息。”

孩子不晓得，老人所说的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虚无的。可是老人毕竟从床底下拿出一张报纸。

“帕利哥在酒馆里给我的，”老人解释说。

“我捞到沙丁鱼就回来。我打算把你的鱼和我的鱼一起放在冰里保存起来。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用了。等我回来，你告诉我垒球赛的消息。”

“美国佬队不会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美国佬队吧，孩子。想一想那个了不起的老狄马吉奥吧。”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小心点，别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担心起来了。”

“你好好看吧，等回来的时候告诉我。”

“你看我们该去买一张尾数是 85 的彩票吗？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没说的，”孩子说，“可是上次你那张尾数是 87 的彩票又怎么样了呢？”

“倒霉的事儿不会再让我们碰到了。你能弄来一张尾数是 85 的彩票？”

“我可以订一张。”

“一张就得花两块半钱。我们到哪去借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我想会借到两块半钱的。”

“我想，我也能借到。不过我不想借钱。第一步就要借钱，下一步讨饭。”

“别着凉啦，老大爷，”孩子说，“别忘了，现在已是九月的天气了。”

“正是大鱼游过来的季节。”老人说，“在五月里，人人都可以当好渔夫。”

“我要捞沙丁鱼去喽！”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已经下去了。孩子从床上拿了一条旧军毯，搭在椅背上面，盖在老人的肩膀上。那两个肩膀真怪，尽管人老了，肩膀依然结结实实的，脖子也依然壮实，老人睡着头搭拉到胸前时，皱纹也不明显了。他的衬衫也是补了再补，就像那面帆，补丁也被太阳晒得褪成各种

老 人 与 海

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头很苍老了，眼睛一闭，脸就一点生机也没有。报纸摊在他的膝头上，用一只胳膊压住，没让晚风把它吹去。他光着脚。

孩子又离开了，回来的时候，老人仍然熟睡着。

“醒一醒，老大爷，”孩子喊了一声，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眼睛，此刻，他的神志仿佛刚从老远的地方归来。随后，他笑了。

“你给我带来什么啦？”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肚子不大饿。”

“来，吃吧。你不能只打鱼，不吃饭。”

“我经常这样，”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把报纸拿在手里叠好。然后又动手叠那条军毯。

“把军毯披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有我在，决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

“那么，请你保重身体，祝你长寿。”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扁豆拌饭，煎香蕉，还有一点儿炖菜。”

这些饭菜是孩子从海滨酒馆拿来的。饭菜放在两层的饭盒里，他的衣袋里放着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船老板。”

“我应该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孩子说，“你不必再谢了。”

“我以后要给他一块大鱼肚。”老人说，“他可不止一次帮我们了。”

“是这样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我还要送他比鱼肚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还送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顶喜欢罐装的。”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哈杜威牌酒，喝完后，我还得把瓶子还给他哩。”

“你想得真周到，”老人说，“我们现在就吃好吗？”

“我已经问过你了，”孩子亲切地说，“不等你准备好，我是不愿打开饭盒的。”

“准备好了，”老人说，“再等一会儿，我洗洗手和脸。”

到哪儿去洗呢？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大约有两条街那么远呢。孩子想，我应该事先把水给他提来，还应该带一块香皂和一条干净的毛巾来。我怎么这样粗心呢？我还应该帮他再弄来一件衬衫和短外套过冬，还要送他一双鞋，一条毯子。

“你的炖菜味道好极了。”老人说。

“给我讲讲垒球赛的消息吧。”孩子说。

“在美国联赛中，我说过，美国佬队肯定赢。”老人兴奋地说。

“他们今天可输啦。”孩子告诉他。

“这算不上什么。老狄马吉奥又是一条好汉了。”

“他们那一队还有其他高手呢。”

“当然。可是他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在另一个竞赛组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得尔菲亚队，我相信布鲁克林队一定会打赢。我还记得狄克·西斯勤和他在老垒球场打出漂亮的几个球。”

“别人从来没打过这么好的球。打那么远的球，我还是第一次见过呢！”

“还记得他到海滨酒馆来过吗？我曾经想跟他去打鱼，可是我不敢对他说。我要你问他，可你也不敢。”

“我记得。我俩都算计错了。说不准，他或许会跟我们一起

去。这样，也是我们一辈子的美好回忆。”

“我很想跟了不起的老狄马吉奥去打鱼，”老人说，“听说他父亲以前就是打鱼的。也许他当时跟我们一样穷，会理解我们的好意。”

“老西斯勒的父亲一点也不穷，他父亲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在一很大的垒球竞赛组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就是一条去非洲的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我还看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

“我知道。你对我讲过。”

“我们是谈非洲还是谈垒球？”

“我想，还是谈垒球吧。”孩子说，“给我讲讲那了不起的老麦克格劳的故事。”

“从前他也常常到海滨酒馆来。他一喝酒就非常粗暴，出口伤人，性子真够执拗的。他的脑子里不是赛马就是垒球。不管什么时候，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赛马的花名册。他常常在电话里提到马的名字。”

“他是个大经理，”孩子说，“我爸爸以为他是个顶大的经理。”

“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杜洛彻每年也经常来这儿，你爸爸也会把他当作顶大的经理的。”

“真的，谁是顶大的经理呢？是鲁克？还是迈克、冈查列斯？”

“我想他们不相上下。”

“不过，要说打鱼，顶好的就是你。”

“不。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哪里，”孩子说，“虽然会打鱼的人很多，好手也不少。可是顶好的只有你。”

“多谢你。听了你的话很高兴。我希望不要来条大得我对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了的鱼，那样就说明你的话讲错了。”

“不会有这样的鱼，只要你还能像你讲的那样强壮。”

“也许我的身体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壮，”老人说，“可是，我掌握好多诀窍，而且有信心。”

“你应该睡觉啦。这样，明天你会精力充沛。我也要把东西送回海滨酒馆去了。”

“祝你晚安，明早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年岁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上年纪的人醒得早呢？难道是要过个很长的白天吗？”

“我不知道，”孩子说，“我只晓得我们爱睡觉，总是睡不醒。”

“我会记得的，”老人说，“到时候我去喊醒你得啦。”

“我不乐意让我的船主人喊醒我，仿佛他比我强些似的。”

“我明白。”

“晚安，老大爷。”

孩子走了。

他俩吃饭的时候，没有点灯。老人脱掉裤子，摸黑上了床。他把裤子卷起来当枕头用，把那张报纸塞在里面，然后用军毯裹住身子，躺在铺着旧报纸的破旧弹簧床上。

一会儿，他睡着了。他梦见了孩童时代所见到的非洲。长长的金黄色的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滩，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现在，他生活在海边，在梦中听到了海浪拍岸的隆隆声。看见了本地的小船在海潮中自由穿梭。睡着的时候，他闻到了甲板上柏油的味道，闻到了晨风送来的非洲的气息。

通常，一闻到地面吹来的风，他就醒了，穿上衣服去叫醒孩子。可是，今晚上地面上的风吹来得很早，他在梦中知道时间尚早，因此继续进入梦乡，梦见了从海上崛起的白茫茫的岛顶，梦

见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的地方。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惊险的遭遇，不再梦见大鱼、搏斗、角力，也不再梦见他的妻子。他现在只是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在暮色中如同小猫一样嬉戏，他爱它们像爱这个孩子。可是，他从来没有梦见这个孩子。他从梦中醒来，望望敞着的门外那轮明月，把当枕头用的裤子打开、穿上，然后走到茅棚外面去小便，就顺着大路走去把孩子叫醒。早晨的寒气使他冷得直打哆嗦。他知道哆嗦一阵后身上就会暖和些，而且马上他就要去划船了。

孩子住的房门没上锁，他推开了门，光着脚悄悄地走了进去。孩子睡在前面一间屋子里的小帆布床上，老人借着从外面射来的暗淡的月光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他轻轻握住孩子的一只脚。孩子给弄醒了，转过脸望着他。老人点点头，孩子便从床旁边的椅子上拿过他的裤子，坐在床边穿上。

老人走出了门，孩子紧跟其后，还是打瞌睡，老人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了声“对不起。”

“哪里，”孩子说，“男子汉就应该这样做。”

他俩向老人的茅棚走去，一路上，黑暗里有一些光脚的人们扛着他们的桅杆走着。

走进老人的茅棚，孩子拿起放在篮子里的钓丝卷儿，还有鱼叉和鱼钩，老人把桅杆连同收起的那面帆扛在肩上。

“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我们先把用具送到船上，然后再去喝咖啡。”

他俩在渔人早市上喝着用炼乳听盛着的咖啡。

“你睡得好吗，老大爷？”孩子问。他终于驱走了睡魔，头脑清醒过来。

“睡得好极了，曼诺林，”老人说，“我觉得今天很有把握。”

“我也这样想，”孩子说，“现在我去给你拿沙丁鱼，还有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还有您的新鲜的鱼饵。他们那条船上的渔具由他自己去拿。”

“我们可不一样。”老人说，“你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帮忙拿东西了。”

“我记得，”孩子说，“你再喝一杯咖啡吧，我一会就回来。我们在这儿可以赊账的。”

他走了，光着脚踏着珊瑚石砌的走道上朝着放鱼食的冷藏室那儿走去。

老人慢慢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一整天的饮食，他一定要喝完。很久以来，吃饭倒成了让他厌烦的事情，他从来不随身带吃的。他在船头上放了一瓶水，一整天只需它就够了。

一会儿，孩子用报纸包了沙丁鱼和两个鱼饵回来了，他俩脚踩着沙石，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小船，把船解开，轻轻地滑到水里去。

“祝您交好运，老大爷。”

“祝你交好运。”老人说。他把桨上的绳结儿套在桨架上，身子朝前倾，把桨叶往水里一撑，在黑暗中开始划出港口。海滩上已经有一些船只驶出港去。这时月亮已经落了山，老人虽然看不见船，却听得见桨叶击水和划动的声音。

偶尔听到有人说话，但是除了荡桨的声音以外，大多数船都是寂静的。他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每个人都驶向他指望能捉住鱼的海面。老人要驶向远方。他已抛开陆地的气息，驶进了黎明时分海洋那清新的气息里。老人划过海里的一片水域，他看见从弯流的野草里发出的磷光，渔人们把这片水域称作“大井”。因为这儿有一个突然下陷的七百英寸的深渊，由于海流冲击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涡，各种鱼都屯集在这儿。在这深不可测的水底洞穴里，聚集了小虾、小鱼，有时候还会有成群的乌贼鱼，在夜里，这些小鱼游到靠近水面时，大鱼乘机游过来把它们吃掉。

老头儿在黑暗里可以感觉到早晨的来临，他摇着桨，听见飞

老 人 与 海

鱼出水时的颤声，听见它们在黑暗里凌空飞翔时振动绷紧的双翅发出啾啾的声音。他非常喜欢飞鱼，把他们看作自己在海洋上的老朋友。他替鸟雀们伤心，特别是那弱不经风的黑色的小海燕，它们不知疲倦地飞翔，永远的张望觅食，然而多半是一无所获。他想，“除了猛禽和那些强大的鸟，鸟的生活过得比我们人类的还要艰辛，为什么海洋有时候会这样无情，而像海燕一类的鸟儿却又显得那么柔弱，那么纤细呢？海洋是仁慈的，又是十分美丽的。但是，有时她竟会显得残忍，来得又是那么突然。迫使那些大海上飞翔的鸟儿，从空中落下觅食，发出微弱的哀鸣，这种可怜的鸟啊！天生就是柔弱，不具有与海水抗衡的力量。”

他爱海，他总是采用西班牙人爱用的字眼来形容海。爱海的人们有时也抱怨海，不过说起来总是拿海当女性看待。一些年轻的渔人用浮标当做支撑钓丝的浮子，并且在卖了鲨鱼肝赚了很多钱后买来小汽艇，他们把海当做阳性称呼。他们把海当做一个竞争对象，或者一个待开发的地方，甚至一个要征服的敌人。但是老人总是把海当做一个女性，当做失宠或者不失宠的女人。要是她做了卤莽或者顽皮的事儿呢，那是因为她身不由己。月亮对海的影响正如其对女人的影响一样。

他不慌不忙地划着船，不需要使多大的力气。除了海流偶然打个漩儿以外，海面风平浪静。他让海流替他干三分之一的活儿。这时，天渐渐亮起来，他才知道已经划到远远超过了自己预定的目的地。

“我在深渊的海面上转游了一星期，却一无所获，”他想，“今天我一定要找到鲤鱼和大青花鱼的鱼群在什么地方，也许会有一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

天还没有大亮，他已送出了鱼饵，让船随着海流漂去。一个鱼饵送下四十英寻的深处。第二鱼饵在七十五英寻深处，第三个和第四个鱼饵分别送到大海下面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的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去。每一个鱼饵都是头朝下悬着的的新鲜沙丁鱼，鱼肚里包着一个鱼钩的把子，系得紧，缝得牢，鱼钩的一切突出部分，钩儿、尖儿，都用鱼肉裹住了。每个沙丁鱼都是穿过眼睛挂在钩子上的，大钩钩的突出的部分构成了半个环形。不论钩钩的哪一部分，凡是大鱼能碰到的，都是喷香美味的。

孩子给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也叫青花鱼，它们像坠子一样挂在两根送得很深的钓丝上。他在其他的钓丝上挂的是已经用过的一条大鲭鱼和一条黄色的小梭鱼；那两条鱼保存得很好，而且还有沙丁鱼为他们增添了香味，增加了对它们的诱惑力。每根钓丝像大铅笔那么粗，拴在一根暗绿色的竿子上，只要大鱼朝鱼食上一拉或者一碰，就能使钓竿下落，每根钓丝有两个四十英寻长的卷儿，必要时还可以接到别的卷上，一条大鱼可以拉出三百多英寻长的钓丝。

这会儿老人注视着那三根挑出在小船一边的钓竿，看看有没有动静，他慢慢地划着，把钓丝送到适当的深处，并使它成上下一条直线。天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

淡淡的太阳从海上升起，老人看见别的船低低地紧挨着水面，船头都对着海岸，在海流中散开，向着海岸驶去。太阳越来越明亮，耀眼的光芒射在水面上，平静的海面把太阳光反射到他的眼睛里，剧烈的刺痛使他必须把眼光移向一旁，只顾划桨。他朝水里面看，望着一直垂向暗黑的深水里的钓丝，他的钓丝垂得比任何人的都直，这样，在黑的暗流里每一个深度，都会有一个恰到好处的鱼食，等待着游过来的鱼去吃。有些渔夫随意地让钓丝顺着海流漂去，有时钓丝只在六十英寻深处，可是这些渔夫误认为在一百英寻深处呢。

他想：我总是把钓丝放在十拿九稳的地方，可就是不交好运，天晓得怎么回事！也许今天能交好运。今天又是一整天啊，交好运吧。我愿意把一切都安排得分毫不差。等到机遇来临的时

候，我有充分的准备。

又过了两个钟头，太阳升得更高了，向东方望去，不再觉得那么刺眼了。现在，他能望见的只有三只小船，显得又低又矮，远在靠海岸的海面。

这辈子，初升的太阳老是刺痛我的眼睛。但是，我的眼力一直挺好，傍晚，我可以直望着太阳，眼前不发黑。傍晚太阳光的力量更强烈些。可是在早晨它却使人痛苦。

这时他望见一只老鹰伸展着黑翅膀在天上打着转飞翔。突然，它迅速地斜着翅膀俯冲，然后又盘旋起来。

“它准是捉到什么东西啦，”老人提高嗓子说。“它不只是找罢了！”

他缓缓地，朝着老鹰盘旋的地方划去。他稳稳当当把他的钓丝扯得挺直。虽然他的动作比起看到老鹰前要快些，但是他尽力靠近水流，这样会不影响他钓鱼。

老鹰越飞越高，还打着转儿，双翅纹丝不动。突然它急速俯冲下去，老人看到一条飞鱼从水中一跃而起，从水面上拼命地飞过去。

“海豚，”老人大声说，“一条大海豚。”

他把桨放在桨架上，从船头下面取出一根细长的钓丝。钓丝上有一根粗铁丝和一个中号的钓钩。他把一条沙丁鱼挂在钓钩上然后从船弦上放下水去，系在船尾的一个螺栓上。他又把另一根钓丝放上鱼饵，把它盘绕在船头的阴暗地方。然后划起船来，注视着在水面上低低地飞掠的鹰。

他正望得出神，那只老鹰忽然朝下冲，把翅膀朝后掠并猛地展开，紧跟飞鱼后面，可是没有成功。海水被掀得微微隆起。老人断定，这是一些大海豚在追捕脱逃的鱼。海豚在飞逃的鱼底下破水而行，只等鱼落下它就首先飞快地钻进水里。这群海豚真大啊！他想。它们很分散，飞鱼是很难逃脱的。老鹰也不会占到便